



鲁迅研究书系

阿Q新论

——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
精神典型问题

张梦阳 著

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

鲁迅研究书系

阿Q新论

——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
精神典型问题

张梦阳 著

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04 号

· 鲁迅研究书系 ·

阿 Q 新论

——阿 Q 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

张梦阳 著

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10.5 印张 5 插页 268 千字

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,500

ISBN7—5419—5124—2/G·4413

定 价:33.80 元

鲁迅研究书系编委会

策 划/陈绪万

顾 问/王士菁 林 非

主 编/袁良骏

副主编/王富仁 阎庆生 郑欣淼

编 委/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富仁 戈宝权 方 似

刘建军 李允经 肖夫田

余渊达 张 华 迟 姗

陈漱渝 林 非 郑欣淼

袁良骏 高 信 阎愈新

阎庆生 魏 明

· 鲁迅研究书系 ·

序 言

袁良骏

自 1913 年恽铁樵(焦木)对《怀旧》的评点以来,鲁迅研究整整走过了 80 年的路程。80 年来,学者辈出,论著汗牛充栋,鲁迅研究已成为与“红学”比肩的“显学”之一,成就斐然。

然而,不必讳言,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鲁迅研究,曾受到过极“左”思潮的严重干扰,庸俗社会学和政治实用主义一度过滥,终于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被“四人帮”引入歧途。

新时期以来,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,广大鲁迅研究工作者解放思想,拨乱反正,认真清算了“四人帮”对鲁迅的神化、篡改和歪曲,鲁迅研究理所当然地和其他学术部门一样,恰如枯木逢春,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化、开拓、创新与突破。与此同时,宝岛台湾也解除了对鲁迅著作的禁

令,诸多学人建言立说,踊跃努力,正在为“鲁迅学”开拓新生面。90年代和世纪之交,海峡两岸乃至世界范围的鲁迅研究,必将呈现更加生动活泼的面貌。

“鲁迅研究书系”承前启后,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编辑出版,它是80年代鲁迅研究的总结,也是90年代和世纪之交鲁迅研究的开路先锋,它将在鲁迅研究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。

“鲁迅研究书系”共收入专著、专书15部。除关于鲁迅小说、杂文的二三专著外,偏重于论述鲁迅的文化背景与创作思想,表现了较强的理论概括性。

特别令人高兴的是,15部专著中有11部出于中青年学者之手。它充分展示出:中青年学者已成为鲁迅研究的中坚力量。我们深信90年代和世纪之交将是中青年学者纵横驰骋的年代,这正是鲁迅研究的希望所在。

鲁迅是中华民族不朽的伟人,也是20世纪不可多得的世界文化巨匠之一。像莎士比亚一样,鲁迅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,就此而言,这套“鲁迅研究书系”不过是滔滔无尽话题中的涓滴而已。但愿它能成为人们珍爱的晶莹的涓滴!

1992年9月26日初稿

1995年5月16日改定

序 言

林 非

我真佩服梦阳勤奋治学的那股劲儿，从不管它什么“商品经济的大潮”，也决不考虑“投身于第三产业”。至于“知识贬值和体脑倒挂”的呼声喊得震天价响，他更不为所动，却依旧整日整夜地躲在办公室里，钻研他学术研究的课题，而且钻研得乐此不疲，津津有味，实在可以说是进入了一种无需大声宣扬的化境，就像陶渊明《饮酒歌》中所说的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辩也忘言”。

在梦阳研究鲁迅的一系列计划中间，这部《阿Q新论》是相当重要的环节，从研究鲁迅的心灵史，到贯串于研究他小说中阿Q典型性格的精神史，这无疑是一脉相通的，而且在经历了长篇论文《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》的实践过程，他对于阿Q的认识和理解，确实已经达到了相当全面和深刻的程度，因此在这部学术专著《阿Q新论》中间，又进一步阐述了许多新颖而又精辟的见解，我在阅读之后觉得很有收益。

我常常跟梦阳谈论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问题，因为如果只有前者，就会显得空疏，不够扎实，犹如在沙上建塔，看来似乎相当巍峨，却易于倾塌，而如果只有后者，又会显得琐碎和冗杂，缺乏治学的目标感和自觉性，形成一种带有盲目性的行动。只有充分地掌握这二者的结合，才可能开阔视野，高瞻远瞩，而又入木三分，深刻剖析。梦阳对于阿Q的认识和理解，正是这样既从整个人类精神现象的宏观视角加以把握，又细腻地解析阿Q在未庄的一切言谈举止，从微观视角，充分看出此种精神现象生动活泼而又异常深邃的含意。像这样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完

满融合的工作，就势必会得出超越前人的若干结论，这实在是太令人欣喜了。

在对于70年来阿Q研究史的巡礼中，使我深感想要在这项研究中得出超越前人的新颖见解，确实是一种十分艰巨的工作。这是因为学术研究是一种充满创造性的精神活动，大凡一位学者所得出的某些结论，总是蕴含着 he 毕生所沉积的渊博知识、思考方式和人生见解，正是这些综合的因素，在经过理性与灵感相交错的撞击、选择、融化和升华之后，才能够得出具有科学价值和审美魅力的真知灼见。如果想要超越前人的这些结论，就必须同样也花费艰苦的功夫，在总体水平和相近的治学范围这两个侧面，出现不同程度的突破和提高，才有可能谈得上超越前人的问题。

阿Q研究史的起点是非常高的，当《阿Q正传》刚在《晨报附刊》连载至第四章时，茅盾就指出“阿Q这人很是面熟”，“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”（《小说月报》1922年第2号“通信”栏中雁冰的回信），后来又进一步指出，“我又觉得‘阿Q相’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，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”（雁冰：《读呐喊》）。这就从宏观角度指出了阿Q典型巨大的概括性，以及它的重要意义，如果能够沿着这条思路进行细致和缜密的阐述，想必会写出极有价值的论著来，可惜的是这个辉煌的起点，并未引起后人在这方面进行切实的论证。

全国解放以后的鲁迅研究工作，得到了全面的广泛的展开，这无疑是繁荣和发展此种领域学术成果的一个大好机会。可惜的是在不久之后，“左”倾思潮就不断地高涨起来，这种思潮的整个趋势，实际上是歪曲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。可是在当时如果有谁胆敢指出这一点，他就不仅会受到从学理角度作出的驳诘和批判，而且还会受到政治上严重的惩罚，正是这种愈益变得肃杀的气氛，就使人们变得噤若寒蝉，哪里敢越雷池一步，哪里敢进行自由的探讨，而只好喘息于“左”倾思潮的束缚和禁锢底下，像这样的话，学术研究自然就无法获得正常的进展，而只能

徘徊于庸俗与僵硬地对于阶级性的理解中间。

在《阿Q正传》的研究中间，不是同样也受到这股思潮的重大影响？斤斤计较地争执着阿Q的贫雇农身份，还大惑不解于像这样的“好出身”，怎么会沾染上如此众多的思想痼疾？正是那种“左”倾思潮所形成的精神氛围，压抑和窒息了很多学者对于真理的追求，而只能被迫去重复这种谬误的论调，因而就耽误了好多优秀批评家的才华，使他们蹉跎岁月，未能获得更大的学术成就，未能发展茅盾早就提出过的这个论点，相反的却往后倒退了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悲剧。

历史固然会有曲折和倒退，但是它所蕴含的潜在力量，毕竟会促使自己校正方向，迅猛地前进的。在“文革”这场灾难结束之后，经过整个民族深沉和严肃地集体性的反思，我们的国家已经沿着一条精神解放的道路，不断地向前方冲去。在学术界自然也更是形成了这种主导性的趋势，就以对阶级性这个重要问题的认识来说，已经逐渐回归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论上来。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中这样说，“评价人的一切行为，运动和关系等等，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；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位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，”这很好地提醒我们，研究民族性和阶级性的必要前提，是得要去研究“人的一般本性”，研究“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”。

从人类全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，考察人性→民族性→阶级性的种种变化，这确实是研究社会科学时经常会涉及到的问题。我试图运用金字塔式的结构形状，对它发展变化的过程作出比喻性的描述，即作为人的共同生理属性以及社会属性，是它广阔的地基，而在人们这些社会层面的需求之中，由于经济生产方式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，以及长期生存于不同的地域中，就形成了种种相互差异的风俗习惯，这就汇合成为总体的民族性（或国民性），可以说是这座金字塔结构的中部，它既包含来自它底部共同人性的因子，却又由于“每个时代历史地位发生了变化”，就会在

“人的一般本性”中出现某种差异。至于主要是由经济状态方面的原因，即在整个社会财富分配方式中处于不同的位置，从这种不同的物质利益出发，就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同阶级立场的爱憎情绪和心理状态，也会随之而发生急剧的变化。

在长期以来“左”倾思潮的影响和束缚底下，我们对于人性、民族性（或国民性）和阶级性之间密切的关系，未能整理出一条清晰的理论线索来，一听到“人性”二字就如临大敌，盲目而又猛烈地加以抨击和批判，却不去承认和研究“人的一般本性”的客观事实。须知只有割弃了受到各种民族性和阶级性所制约的抽象人性论，才是错误和荒谬的，如果不作这种科学的区分，不承认客观上存在的人性，却一味孤立地强调抽象的阶级性，不去研究它错综复杂地渗透于人们身上的各种具体的可能性，这自然就远远地离开了客观的事实。马克思说，“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”（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》），人们总会受到社会生活中各种阶级性的熏陶、影响和渗透，而由经济动因所制约的阶级性倾向，自然是其中最为主导的因素，却绝对不会是某种阶级概念的化身和符号。既不会存在抽象的人性，也不会存在抽象的阶级性，而只存在各种不同状态的“社会关系的总和”，正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未能准确地理解这种人类社会的本质规律，因此也就无法从宏观的视角去俯瞰和探讨与此有关的许多学术问题。至于“左”倾思潮所宣扬的这种抽象化和模式化的阶级性，还不仅在理论上陷入重大的谬误，而且在社会实践中更是造成了异常有害的后果，替多年以来政治运动中人为地制造“阶级斗争”提供了理论根据。

正因为长期存在着上述客观把握上的失误，对于阿Q典型问题的研究，也就越起不前，甚至是后退了，最多也只是左顾右盼，顾虑重重地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。而在最近这十多年中思想和精神比较开放的情况底下，学术界的面貌也有了重大的变化，对于阿Q的研究和分析，正是这样明显地前进了。譬如说鲁迅研究界的不少同行，已经开始习惯于从多种视角去观察和研究阿Q，对

于阿Q性格中最为显著的“精神上的胜利法”这种特征，能够充分地认识到乃是在人类长期以来的历史阶段中，由于对自己的处境缺乏准确和清醒的认识，就经常会表现这样的弱点，只有当人类的认识能力和思维方式，达到高度的理性主义境界时，才可能将它彻底地克服。

与这种认识论背后的整个文明程度有关，还有人的贪求欲在长期的私有制社会中间，也并未很好受到高度伦理观念的制约，当它渲泄得淋漓尽致时，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，却也得在幻觉中给予胡思乱想的满足。上述属于认识论领域内的盲目性，和伦理学领域内的贪求欲，确实是产生“精神上的胜利法”的重要根源，从而形成了人类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的这种弱点。

在私有制度中间的少数占有者和统治者，当他们处于失败或崩溃的风雨飘摇之际，实现贪婪占有和专制统治的愿望，已经变得步履维艰时，他们也就必然会大规模地爆发这种“精神上的胜利法”的痼疾。在19世纪后半期，清王朝统治者所散布的“精神上的胜利法”，就是荒谬绝伦得不胜枚举的。只要翻开道光、咸丰和同治这几朝的《筹办夷务始末》，这方面的例证几乎俯拾即是。譬如在鸦片战争之役，英帝国主义侵略军在广东虎门攻坚不克，窜入并未严密设防的北方沿海，在天津奸淫掳掠，大肆杀戮时，道光帝旻宁在“圣谕”中竟胡说什么“该夷因浙闽强臣未能代为呈诉冤折，始赴天津投递呈词，颇觉恭顺”，像这样自欺欺人的“精神上的胜利法”，是企图装出一副堂而皇之的虚假外表用以安慰和麻醉自己，掩盖自己失败和没落的真相，欺骗和恫吓广大的人们，阻挠他们反对和推翻自己腐朽的统治。正是由于最高统治者及其臣僚的肆意提倡，就使这种早已存在的痼疾获得了恶性膨胀，成为当时笼罩着整个社会的一种畸形风习。

阿Q恰巧是生活于这样的岁月中，薰染着这种浓郁的“精神上的胜利法”，他表现这种人类普遍的弱点时，就不能不带着生长和蔓延于中国土地上这种国民性的独特痕迹，不能不带着“农民

式的质朴，愚蠢，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”（鲁迅：《寄〈戏〉周刊编者信》），还由于受到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大肆宣扬而形成的强烈氛围之感染，自然也就充分地表现出那个苦难时代丑陋和沉重的气息。阿Q确实是在社会环境全部复杂的精神机制中间，表现出了这种人类共有的弱点，却又明显带上民族性和阶级性的烙印。

梦阳在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之上，又吸收了黑格尔、弗洛伊德、荣格和弗洛姆这些西方学者的不少精辟见解，对阿Q进行了多种视角和侧面的分析研究，并且将自己对阿Q的见解，升华成为人类的一种精神现象，还将它与哈姆雷特、堂·吉珂德和浮士德这些类似的性格典型所体现的精神现象，作出广泛和深入的比较，雄辩地阐述了像鲁迅这样具有思想家素质的作家，确实是易于在自己笔下的人物身上，显示出或一时代的精神现象，而当体现这种庞大精神现象的典型人物一旦被创造出来之后，就又会具有巨大的认识作用和审美价值。梦阳在自己这部学术论著中的不少见解，像对于表现这种精神现象的典型人物，如何作出概念的界定；对于这样的性格系统，如何确立应有的认识，以及从接受美学的角度，探讨读者如何在获得认识、启迪、反思之后，对于宇宙和自我进行重新认识的问题，这也就是如鲁迅所说的“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”，“疑心到像是写自己，又像是写一切人，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”（《答〈戏〉周刊编者信》），认真地从接受美学视角加以说明和创造性的发挥。以上种种都论证得极有新颖和深刻的见地，确实在不同程度上超越了前人在这方面的建树。

那么能不能说梦阳的全部学术素养，就已经超过了像冯雪峰和何其芳这些探讨过阿Q问题的著名文艺理论家了呢？我想是不能得出这种结论的，梦阳所以能够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建树，是因为经过这十多年来思想解放所形成的局面，给予了他莫大的赏赐，他碰到了上述这些文艺理论家无缘相逢的良机。如果他们不

是在“左”倾思潮束缚和禁锢底下，而也能生活在今天渐趋合理和健康的气氛中，他们所能够作出的学术贡献，恐怕是未可限量的。

这就可见应该始终保持和发展思想解放的客观氛围，必须遵循学术民主的原则，采用自由讨论和充分说理的态度，发扬在平等基础上追求真理的精神，充满说服力地阐述准确的见解，充满说服力地批评谬误的看法，从而逐步形成科学的结论，这才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素养风度和气魄，那种畏缩与封闭的心态，强制与挾伐的做法，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学风的背离，马克思主义学说所以能够赢得千万读者的心，正是因为它善于吸收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精神财富，具有无可比拟的说服力和创造性，才可能使学术研究得到发展和繁荣。而学术研究的不断发展和繁荣，又可以反过来促进和巩固思想解放和学术民主的局面。我深信梦阳这种治学的途径，也正是对此具有反馈作用的一种贡献。

梦阳在本书的“后记”中，叙述了自己在人生道路上的种种坎坷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是经历了惨酷的“炼狱”，读起来真令人歎歎叹息，潸然泪下，然而像这样的艰难困苦，和精神上异常沉重的袭击，都始终不能摧毁他治学的毅力，那么就可以说他已经经过磨难之后，升华于但丁所仰望的天堂中间，正因为已经处于这种精神境界的顶端，就可以高屋建瓴，从容俯视，将茫茫的世事尽收眼底，像这样来治学，思想眼光的开阔、锐利与深邃，又决非温室里长大的花朵所能企及，这正像宋代哲学家张载所说的“贫贱忧戚，玉汝于成”了。梦阳前边的路还很长，他自己也正值年富力强之际，我期待着他在鲁迅研究领域作出更大的实绩。

至于这篇“后记”中提到对我的感谢，就使自己感到很惶恐了。为了帮助梦阳实现来文学研究所工作的愿望，我确曾往返周折，耗费过一些精力，所以能够这样不辞劳苦地去做，是因为在十余年前，当沙汀和荒煤这两位著名前辈作家主持文学研究所工作时，言传身教，谆谆地嘱咐大家要勤奋工作，吸收人才，开创

文学研究的新局面，在这种欣欣向荣和齐心协力的气氛中，当然就很乐于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来，何况像我这样匆匆忙忙地奔波几回，实在是算不上什么的。

哪里会知道这几年碰到了“知识贬值”的问题，学术著作也必然就随之而来很难出版了，不少年轻学者的工资过于微薄，每月的收入甚至还低于不识字的保姆，哪儿能支撑学术研究全部活动所需要的精力。以梦阳的公关能力和苦干精神来论，如果不坐冷板凳，而去做点儿生意，肯定会腰缠万贯，过着豪华的生活，哪怕再不济去拉三轮车的话，也会挣得大张大张的钞票，这样也许就不大会发生婚变了。因此我反省起来，支持和协助梦阳转入学术研究工作，也许是坑害了他。他生活航程的改道，究竟是福是祸，是好是坏，真让我难以定夺了，这就像《庄子·齐物论》里所说的，“凡物无成与毁，复能通为一”。

曾有多少哲人莫衷一是地探讨着什么是幸福的命题。我想能够高高兴兴和坚持不懈地走自己认定的路，这也许就是一种最高意义上的幸福吧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我就希望梦阳能够像他所喜爱的那位佛罗伦萨大诗人所说的，“走你的路”！

1992年9月6日于北京。

目 录

序 言 林 非 (1)

绪 论：鲁迅研究的深层视角——精神现象学

- 鲁迅——深邃探索人类精神现象的伟大思想家..... (1)
- 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现象学..... (7)
- 从精神现象学的深层视角研究鲁迅的设想 (13)
- 首先聚焦透视阿 Q (18)

学史论：阿 Q 典型研究的历史回顾

- 先从 50 年代初的“寄植说”论起..... (20)
- 回溯到 20 年代的最初反响..... (21)
- 看看鲁迅自己怎么说 (24)
- 20、30 年代的进展 (26)
- 40 年代的深化 (34)
- 50 年代初的庸俗社会学倾向 (43)
- 50 年代中期何其芳的“共名说” (48)
- 李希凡的驳难与论争的继续 (50)
- “文革”夹缝中李何林的观点..... (56)
- 70 年代末的复苏 (57)
- 80 年代初期陈涌的研究 (61)
- 吕俊华等人对精神胜利法的探索 (66)
- 研究视野的开放 (71)
- 林兴宅的系统论观点 (76)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全面分析《阿Q正传》的专著 | (79) |
| 注重学术史的研究 | (81) |
| 80、90年代之交的新趋向 | (82) |
| 再回到冯雪峰的“寄植说” | (87) |

典型论：精神典型的概念界定与分析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需要提出一个新的概念 | (93) |
| 阿Q精神胜利法的普遍性 | (100) |
| 精神幻觉与物质实境 | (123) |
| 精神典型的具象性 | (128) |
| 性格系统 | (155) |
| 精神高于性格 | (161) |
| 抽象与变形 | (175) |
| 作家条件 | (213) |
| 文学后裔 | (217) |

悟性论：精神典型的接受美学与哲学启悟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“剥离”反省与联想反省 | (233) |
| ——精神典型的接受美学 | |
| 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 | (244) |
| ——精神典型的哲学启悟 | |

余 论：从阿Q典型研究史看鲁迅研究的方法论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前沿意识与学术史研究 | (281) |
| 面对原始的学术问题 | (284) |
| 对思维方式与认识能力的反思 | (287) |

后 记：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鲁迅研究历程上的三次“炼狱” | (293)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
附 录：

70 年来阿 Q 典型研究学术论著资料要目索引 …… (301)
主要参考书目 …… (320)